

蒋丽萍著

非蜜月旅行



蒋丽萍著

100031

非 蜜 月 旅 行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黄阿忠

非蜜月旅行

蒋丽萍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375 插页 4 字数 128,000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321-1011-7/I·745 定价：5.70 元

内 容 提 要

在并非蜜月的日子里，作者和丈夫揣着本《沈从文散文选》，在湘西境内漫游了一个月，几乎走遍了沈从文书中所写的每一个地方。像热恋中的男女，她钟情于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又震撼了她的心灵，于是在她笔下艺术地展现了这片土地上的种种人情风物，如同一幅幅令人心醉的风俗画。此外，集子中还有些以细致、平实的手法描绘家庭生活、友人轶事的篇什，细细品味，让人有股柔情蜜意袭上心头。

这是作者的第一本散文集，共收 35 篇。



序

陈 村

也许因为自己并无值得一提的家世，我从来记不住他人的家世。而且，我是一个常常活得没道理的人，所以也不学习别人的活法。

蒋丽萍的事，我倒是知道一点。起先读她的小说，小说里的故事云遮雾障的，不能当真。后来又读散文——写了些小说的人都会忍不住来点散文，这是一般规律——我才恍然大悟，她写的“林”就是那位大胡子朋友，她的林一是曾经剃过光头的小儿。一家三口我都认识。可是，如果没有散文，我们怎么能代为设想那些曲折缠绵虽苦犹乐的情节呢？我们是礼仪之邦的百姓，不便在人家的窗前探头探脑。为此，我们应该感谢散文。

• i •

这是一个多变的时代，个人的进退伴随家庭的聚散犹如时装的更迭。这时，很难得地出现一个蒋丽萍，痴守着她的主义，不惊不乍。她总穿平底鞋和牛仔服，轻易不施粉黛。她把日子分成想的、看的和过的，绝不混淆。是啊，我们得到的每一分都是那么艰难，所以这每一分都成了橄榄，可堪回味，不忍轻弃。我曾用过一个比喻，说现代人按下了录像机上的快进键，什么都看见了，什么印象都没有。在蒋丽萍，则是慢进以至定格。她以一心一意来呈示缠绵，以实实在在来推进行取。

蒋丽萍快人快语，蒋丽萍步履匆匆。伟大不是她的灯塔，在并非蜜月的日子里，她在追寻永远的蜜月般的旅行。

林一的身影冉冉升起，林的黑须随风飘扬，在此情景中，蒋丽萍要将一个女人做透。

散文里，她在海人不倦地诉说着一个主题：

现在是美好的。

自然，也有困厄，也有抱怨，也有神伤，但依然不失美好。这是因为我们没抓住过去便抓不住未来。我们所有的只是现在。

信奉现在其实是我们的天职。

然而，世间竟还有乱人心志的酒。蒋丽萍说：“酒这个东西，要摆脱谈何容易！”

明月几时有？

1991年4月26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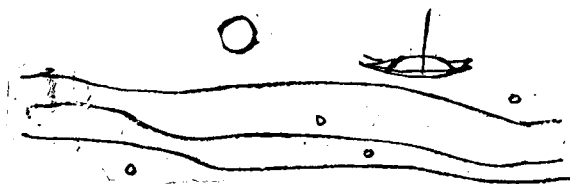
序.....	陈 村
呵,白纱河.....	1
奶奶的小把戏.....	7
林卡的睡觉进行曲.....	13
当孩子出生的时候.....	16
毛头一月记.....	22
人之初.....	26
给儿子讲成语故事.....	35
也算早期教育.....	38
我的大胡子丈夫.....	41
爱孩子的男人.....	46
记不住生日.....	49
转折时的眩晕.....	51
我怎么变矮了.....	56
两个人的话题.....	61

在家里(外二章)	66
说说我的婆婆	72
我像谁?	79
读马列小景	84
在寻觅美丽风景的路上	90
西行漫记	98
掺了酒的经历	107
举杯见性情	111
阿翠	114
周老师的家	120
云中的朋友	123
二哥纪事	127
寒夜絮话	131
他像一盏灯	137
话说王周生	140
两种旅游	145
海上观月忆	149
非蜜月旅行	152
湘西采风追记	254

泸溪人物记..... 269

我的故事 我的文章..... 278

——代后记



呵，白 纱 河

在我家屋后，流淌着一条大河，大人们都叫它白纱河。奶奶说，这条河本来是没有的，后来，不知天上哪个仙女把一条缠在身上的白纱丢在这里，于是，这条白纱就变成了一条蜿蜒清澈的河。这条河的景色有多美，你简直连想也想不出！春天，高高的堤岸上，绿生生的草，头儿尖尖地朝上跳，那些黄的、紫的、白的小花儿扬起头，像是朝着太阳笑，又像是在看着河水喧闹。早上，若是有点雾什么的，那河水便和雾气浑然一体，像是仙女持着白纱，将满世界都绕起来一样。等到太阳开开来，一条河里却像倒进无数的金银，那光点让人非看得眯起眼睛来不可。那些小鱼儿在浅水里扭着身子，游来游去，就像是顽皮的小孩故意要在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聪明伶俐一样。河中央，不时会响起扑通一声，

那准是一条大鲤鱼在翻跟头。最有趣的还是河里过往的小船儿。没风的时候，那些船家手把长篙飞快地投入水中，船就像箭一样飞向前去；有风的时候，船上挂一片帆，小船悠悠地随着流水向前，那千补万衲的破布，在儿时的我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中的那块神奇的阿拉伯地毯，它蕴藏着多么大的魔力呵！那坐在船上纳鞋底的大婶是那么自在，我倒真的恨那个蹇在她脚边的拖鼻涕的小孩，那儿该是我的位置呀！嘿！这么专横的念头，简直不知从何说起。

儿童的世界是最广阔的，宇宙间的一切好像和他们休戚相关。来往于白纱河上的小船引起了我最强烈的兴趣。

“奶奶，白纱河里的船是从哪儿来的？他们要上哪儿去啊？”哦，我从小就会简单明了地提出问题。

“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不是哲学家的奶奶却用这么抽象的概念来搪塞我那挺可贵的求知欲，真不应该。

“奶奶，我到河边去问问停着的小船，好吗？”尚未启蒙的我竟无师自通，懂得了实地调查是取得可靠知识的重要来源。呵，看来，天

才是有的。

“不，萍儿，不许去问！不许去！”奶奶那一向慈祥的脸突然变了，像是遇见魔鬼一样。“船上的人都是拐子，他们看到小把戏就要拐，哼！把你捺到麻袋里，带到很远的地方去卖钱。”

啊呀！青天白日之下竟有这样可怕的事！我吓得连眼睛都闭起来了。从此，我看到那些小船，就像看到魔怪一样，尽量逃得远远的。那原来有着无限神奇的船帆竟在梦中变成了一只大口袋，把我紧紧裹住。那些船家和纳鞋底的大婶，甚至那些拖鼻涕的小孩都一个个成了青面獠牙的拐子。有时，我心里老在想，那仙女干吗要把白纱丢在我家屋后呢？变出这条大河来，专门让拐子出没，害得我老是提心吊胆的。

在一个宁静的冬日的黄昏，我在后园子里拔了两根胡萝卜，走到白纱河边，想洗干净后美美地吃一下。却不料河边正停着一条小船。我的脑子里立即回荡起奶奶的声音，心里着实以为这条船专门是在等候我的，吓得我连逃跑都不会了，直挺挺地站着，两只手握着的胡萝卜，像握着两件新式武器一样，随时准备反击任何人的暴力行动。这与生俱来的自我保卫的本能是造

物主的一个多么重大的功勋呵！

忽然，从小船上飘来一个像糯米饭一样酥软的声音：“你是哪家的小把戏？”一个面孔黑红的大婶出现在船头上，那双大眼睛怪和气的，眼睛尾巴有点翘，嘴角尾巴也有点翘，哦，她在朝我笑！这笑容像阳春三月的太阳，把奶奶培育起来的对拐子的仇恨和惧怕心理溶化了。我大着胆子回答：“我是奶奶的小把戏。”

“哈……！”她笑得合不拢嘴，这可把我弄糊涂了。既然家里只有奶奶一个大人，我自然是奶奶的孩子了。爸爸妈妈都住在老远的城里，忙得连来看我的时间都没有，（这些全是奶奶告诉我的，要不，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是牵着奶奶的衣襟长大的。怎么不是奶奶的孩子呢？

她停住了笑，对我说：“来，小把戏，上船来玩玩，好不好？”

我那警惕性又提高了，本能地朝后退了一步，生怕她会拿出一个麻袋来，把我像捺破布一样捺进去。

“哦，快上来，我在烧小鱼呢！你上来吃一点啊。”她像招呼一个老熟人一样对我说。我的两条腿不由自主地朝前迈去，这自然是鱼在起作

用。至于“拐子”这个词，又一次被忘记了。

船头上，一只泥糊的小灶里跳着红红的火苗，铁锅边沿上直冒着热气，船尾，一只橹斜搁着，就像一个疲倦的人一样。

我被大婶拉到船舱里坐下，她往一个小蓝花碗里盛了四五条热气腾腾的小鱼，端到我面前说：“吃吧，当心别哽着喉咙啊。”

我那时还不懂什么叫客气，接过碗筷，就吃起来了，舌头飞快地转动着，把一根根细细的鱼刺舔出来。呵！那鱼烧得多好吃啊！我以后再也没吃到过这么鲜的鱼了。不一会儿，就吃完了。当我抬起头来时，只见那位大婶笑盈盈的，神气甬提有多美了。大婶又给我盛了一碗，我照例头也不抬地吃起来，偶尔抬起头，总看到大婶笑盈盈地望着我。当时，我实在不明白她乐从何来。心想，这大婶或许喜欢笑吧？

天色暗下来了。村庄里，家家人家的烟囱都升起了一缕缕青烟，像是仙女在甩长袖跳舞一样。高高的河岸像两条龙，静静地卧在白纱河两边，在茫茫苍苍的暮色中，白纱河真有说不尽的飘逸、轻柔。

“小把戏，回家去吧，你奶奶要找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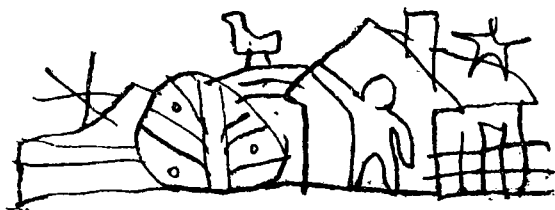
“哦，大婶叫我回家，她竟没有一点要拐走我的意思。”我突然这么想道。

我跳下了小船，也不会说一声“谢谢”，就径直朝家走去。走到后园子边的一棵银杏树下，我站定了，回头朝河边望去，只见停泊在河边的小船上挂起了一盏红灯。那黝黑的船身正慢慢地溶进这越来越黑的暮色中，那盏红灯却像火一样热烈、透明……

多少年以后，我的心中早已装满了世态炎凉的记录和种种安身立命的训诫——来自古人的、亲人的、熟人的、生人的，可只要想起白纱河——那根把人们联结起来的带子，想起白纱河上的小船儿，想起那盏红灯，就会禁不住对人生发出坦荡、温馨的微笑。

1981年1月





奶奶的小把戏

我的童年是和奶奶一起在乡下度过的。那时，一心参加大跃进的爸爸妈妈被我扔到了脑后。人要问我：“你是谁的小把戏？”我会毫不含糊地回答：“我是奶奶的小把戏！”

奶奶全用乡下的一套打扮我。桃红色的丝线扎住我的两根小辫子，线长，扎得又紧，拉得眼角都往上飞，现在想来，就像京剧演员勒了头似的。冬天，穿一件桃红底子、粉红花、绿叶子的褂子。褂子长得遮住了屁股，奶奶说：“布结实，要多穿几年。”有一次，妈妈寄来一块红黑白相间的格子花布，说是让奶奶给我做条裙子。奶奶没见过裙子，结果给我缝了一条齐膝的短裤。后来，我穿到上海，把妈妈笑死了：“这孩子，土样！”于是，我朦胧地感觉到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审美上的分野。